

## 学林

◀ (上接9版)

曾莹那里为他们求得画扇。潘曾莹推重李慈铭的文才。李慈铭肯定潘曾莹的《小鸥波馆集》清妙有致，又和戴熙一样别具只眼，称赏其山水画的水平更在花卉之上。文士之交，贵在淡而有节。虽为知己，但两人身份上的差异是现实存在的：潘曾莹出身望族，比李慈铭年岁大，职位高，侄子祖荫做过户部侍郎，是李慈铭的上司。李慈铭求画不可能如在绍兴面对周星誉、丁文蔚时那样随意，为他人请托更是需要巧妙的人情契机。光绪二年（1876）五到九月间，李慈铭和潘曾莹之间完成了四轮人情的往复：

第一轮，李慈铭把蒸豚和馒头作为端午节礼物送给潘曾莹，潘曾莹回赠以节令食品粽子、蚕豆。

第二轮，潘曾莹请李慈铭给《小鸥波馆诗意图》题词，小鸥波馆是潘氏住所。又请他审阅自己新作的《独游崇效寺》五言律诗。李慈铭为诗意图题写了一首《水调歌头》，还画时提出给樊增祥和陶方琦画扇子的请求。

第三轮，李慈铭请求潘曾莹为弟弟画扇子。潘曾莹画好交付时，请李慈铭题跋《岁暮江村图》，李慈铭还以绝句三首。

第四轮，李慈铭送给潘曾莹一瓶白菊花，得到的回报是新茶。

两个人用五个月的时间以文学艺术和日常用品为媒介完成了一出雅俗共赏的“从前慢”故事。以上并非潘、李这一年的全部交往事实，但一来一往之间，衔接紧密，是两位旧式文人心照不宣的礼尚往来。这不仅是士人修身处世的规范，更是社会良性运转的一大基准。在这个过程中，成就

了潘曾莹的三幅扇面画，还衍生出两位受益人陶方琦的绢画兰花和樊增祥秀健的题画诗。所谓文人画，在这样的礼仪社会中，被赋予了长久的生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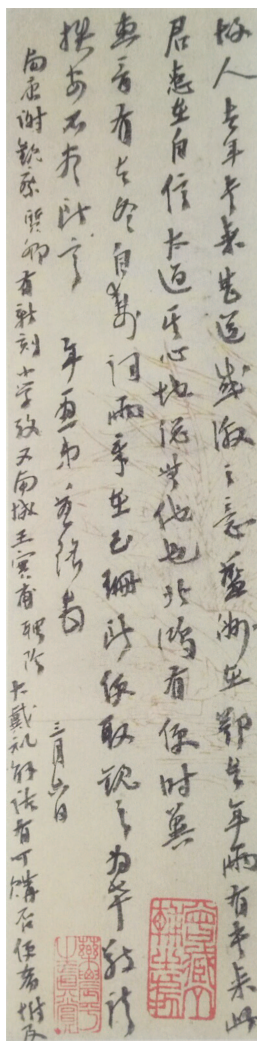
潘曾莹画给孙予恬的扇子，用的是李慈铭所作“白舫青帘真不负，一尊秋赏雨中山”两句的诗意。这样的心思和趣味让诗人感念不已。给陶方琦的名为《秋水菱花图》的画扇亦具巧思。和《沅江秋思图》中嵌入“秋”字人名的做法相同，《秋水菱花图》中的“秋菱”二字亦是人名——钱秋菱，名青，字桂蟾。这是惯见的文字游戏，李慈铭也曾把一位太守的名字编入《双红豆》词中取乐。他从绍兴还京，沈芷秋闭门谢客，两人行迹渐疏。李慈铭亲近的歌郎换成钱秋菱和朱霞芬。钱秋菱外貌并不出众，胜在艺风妍静，写得一手飘逸的小行书，很受文士们欢迎。潘家二老也是他的发烧友。潘曾莹有一首小诗：“月光如水浸罍罍，绿酒红菱倒玉卮。秋思金晓忽飞到，圆笺小砚写新词。”（《日记》，第6246页）文辞浮艳，打趣的是钱秋菱在李慈铭处共度中秋佳节的事情。《秋水菱花图》画的是寻常小景，画家题句其上：

清露湿蘼皋，微风泛菱渚。吟到水荇花，剪灯写秋语。

外人看来，再平常不过的写景抒情小诗。但画作授受双方心领神会，李慈铭一见之下，立即悟到其中别有寄兴。他触动心思，作了一阙《一萼红》，说是“心似弹棋局，终朝自不平，非知本事者不能解也”（《日记》，第6150页）。又把这图与《沅江秋思图》相联系，“肠断懊依重唱，只潇湘意浅，不系苹丝。绿绮褰帘，黄金解佩，心事都怕人知。忍偷换、珍珠密约，便缄泪、何处更通辞？剩有菱花镜中，画取空

（左）李慈铭在书信中评价画家陈豪，自梁颖《尺素风雅：明清彩笺图录》。

（右）左锡慧花鸟图，题款中的“秦云女史”是李慈铭结义兄弟丁文蔚的夫人，自东京中央拍卖（香港）有限公司2016春拍网络图录。



枝。”（《日记》，第6151页）隐约迷离，似有所指。这件《秋水菱花图》扇面连同李词一起送给了即将赴任景山教习的绍兴诗人陶方琦。陶方琦与李慈铭有师徒之分，来往密切。若洞悉此中情由，自然无须相瞒。若懵懂无知，看图读诗，都是一派风清月明，没有不妥当的地方。

李慈铭还有一件《秋江菱榜晚霞时》图是为钱秋菱和朱霞芬二人而作。樊增祥的题词《贺新郎》比李慈铭自己写的要直白得多：

照影情波里。映竹汀、菱花一翦，晚霞明丽。镜里春人红裳薄，刚似芙蓉并蒂。有无限、夕阳诗思。蘸取明珠多少

泪，染情天、一抹鲛绡紫。浑未隔，绛河水。

潇湘旧爱牵芳芷。甚新来、凉苹罢采，玉珰双系。侧帽花间填词客，只辨香吟粉醉。早料理、双鬟钗费。一舸霞川寻梦去，唤杨枝作姊桃根妹。谁会得，五湖意。（《日记》，第7459—746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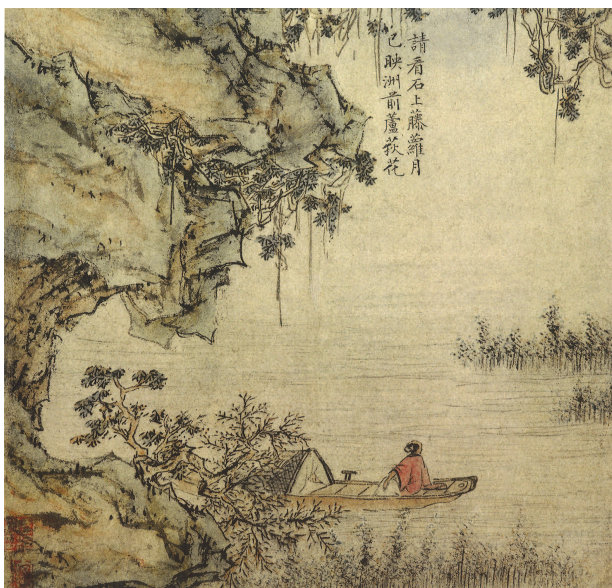
钱秋菱、朱霞芬和沈芷秋都以嵌字的方式涵括其中。如此幽绮深情，不知画面中是不是真有钱朱两位歌郎的形象。《秋江菱榜晚霞时》图有团扇和横看两种形制，团扇出自女画家左锡慧之手。她是藏书家姚觐元胞弟凯元的妻子。姚觐元在户部十年，当时外放在川东分巡兵备道。姚凯元在京师

活动，涉猎文字学、医学，但学术声誉不高。李慈铭曾付钱请左锡慧画过团扇。后来又画《秋江菱榜晚霞时》团扇，付京钱十千，合不到一两银子（银钱比价参见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0年，第240—241页）。

李慈铭自诩通画理，所求的又都是与自己生活、情趣关联密切的内容，因此常常参与到画家的创作过程中。先是热衷于写文字性图略来作引导，后来索性直接画图稿给画家参考。他欣赏左锡慧的画风，第三次向她买画——《霞川花隐填词图》。李慈铭自作了一张图稿给女画家参考。他对这幅图稿很是自得，说是兼取了司空图《诗品》“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碧桃满树，风日水滨”六句，及晏几道“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的意境。常见的填词图图式是山水林屋间的词人肖像。但司空图和晏几道的诗词中又都包含了美人在里面。业余画家常习山水、花卉，人物画是短板（潘曾莹说人物画“尤非所习”，见《星斋杂稿》，上海图书馆藏稿本，第23页）。左锡慧则是以仕女画题材出名的。李慈铭舍近求远地托左锡慧来作这幅《填词图》，莫非这图中除了词人之外，还要安置一位女性形



缪嘉惠画花鸟笺，自鲁迅、郑振铎《北平笺谱》



陆治《唐人诗意图》之一，苏州博物馆藏

(下转11版) ➔